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蘇東坡集
五

蘇東坡集續集

卷十二

記二十五首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琉璃眞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衆飢人。入於太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飢。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開是比丘。作是佛事。即欲隨衆。捨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鍾磬。翻蔽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

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塵緣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捨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曰

我游衆寶山見山不見寶岩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既知是夢已所夢即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真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諳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千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須更相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富有無耳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書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

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烏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會。一作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以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舉官相從學道。自度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密州通判廳題名記

始尚書郎趙君成伯爲眉之丹稜令。邑人至今稱之。余其鄰邑人也。故知之爲詳。君旣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其後余出官於杭。而君亦通守臨淮。同日上謁。辭相見於殿門外。握手相與語。已而見君於臨淮。劇飲大醉於先春亭上。而別。及移守膠西。未一年而君來倅。是邦余性不慎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肺腑。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記疏。以爲怨咎。以此尤不可與深中。而多數者處。君旣故人。而簡易疎達。表裏洞然。余固甚樂之。而君又勤於吏職。視官事如家事。余得少休焉。君曰。吾廳事未有壁記。乃集前人之姓名。以屬於余。余未暇作也。及爲彭城。君每書來。輒以爲言。且曰。吾將託子以

不朽。昔羊叔子登峴山，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若壘滅無間，使人悲傷。」湛曰：「公之名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夫使天下至今有鄒湛者，羊叔子之賢也。今余頑鄙自放，而且老矣，然無以自表見於後世，自計且不足，而況能以及子乎？雖然，不可以不一言，使數百年之後，得此文於頽垣廢井之間者，茫然長思而一歎也。

畫水記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爾。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采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張龍公祠記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科。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

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溼。夫人驚問之。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蘭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穎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穎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穎人世祠之。于焦氏臺。熙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穎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符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蜆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某。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穎之間。馬生張公。跨驪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穎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闢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益其饌。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授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平格一作愛民。民無傷農。民字

一本作无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刻秦篆記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琅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某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盧江文助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秦太虛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事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籃輿則曰以不時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于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于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獎諭勅記

勅蘇某，省京東東路安撫使司轉運司奏：昨黃河水至徐州城下，汝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廩舍得免漂沒之害，遂得完固事。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乃者堤潰東注，衍及徐方，而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徙得汝以安也。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熙寧十年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至九月二十一日，凡二丈八尺九寸，東西北觸山而上，皆清水，無復濁流，水高於城中平地有至一丈九寸者，而外小城東南隅不沉者三版。父老云天禧中嘗築二堤，一自小市門外，絕壕而南少西，以屬於戲馬臺之麓，一自新牆門外，絕壕而西折以屬於城下南京門之北，遂起急夫五千人，與武衛奉化牢城之士晝夜雜作堤，堤成之明日，水自東南隅入，遇堤而止，水隄六先水未至，以薪芻爲囊，自城外塞之，水至而後自城中塞者皆不足恃。城中有故取土大坑十五，皆與外水相應，并有溢者三方，皆積化無所取土，取於州之南亞夫塚之東，自城中附城爲長堤，壯其址，長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闊倍之，公私船數百，以風浪不敢行，分纜城下，以殺河之怒。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明年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又以發常平錢六百三十四萬，米一千八百餘斛，募夫三千二十人，改築外小城，創木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樓之下，一在上洪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

隅大坑十五皆塞已而澶州靈干歸成水不復至臣某以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而徐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略并刻諸石若其詳則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云

潮州修韓文公廟記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

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驩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基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祐十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大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擗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史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史。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好之。

遺愛亭記 代舉元簡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肩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擲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探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顴影使人就壁摸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顴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顴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其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顴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肅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能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即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於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冲以手詔相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即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龜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某記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

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坵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都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出者。人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飯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菓頂。雲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宜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醉鄉記

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其行徐徐。鳥獸魚鼈雜居。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竊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榼之獻。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千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天。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升其糟丘。階級迂伊。南嚮而望。不見醉鄉。武王氏得志于世。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五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

不用下逮幽厲迄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受道者往往初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數十人並遊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寂也如是子將遊焉故爲之記

睡鄉記

睡鄉之境蓋與齊州接而齊州之民無知者其政甚淳其俗甚均其上平夷廣大無東西南北其人安恬舒適無疾痛札瘥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萬事蕩然不知天地日月不絲不縠佚臥而自足不舟不車極意而遠遊冬而絺夏而纈不知其有寒暑得而悲失而喜不知其有利害以謂凡其所目見者皆妄也昔黃帝閒而樂之閒居齋心服形三月弗獲其治疲而睡蓋至其鄉既寢厭其國之多事也召二臣而告之凡二十有八年而天下大治似睡鄉焉降及堯舜無爲世以爲睡鄉之俗也禹湯股無胈脛無毛剪介爲牲以救天災不暇與睡鄉往來武王克商還周日夜不寢曰吾未定大業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爲王作禮樂伐鼓扣鐘籥人號于右則睡鄉之邊徼屢警矣其孫穆王慕黃帝之事因西方化人而神遊焉騰虛空乘雲霧卒莫覩所謂睡鄉也至孔子時有宰予者亦棄其學而遊焉不得其塗大迷謬而返戰國秦漢之君悲愁傷生內窮於長夜之飲外累於攻戰之具於是睡鄉始丘墟矣而蒙漆園吏莊周者知過之化爲蝴蝶翩翩其間蒙人弗覺也其後山人處士之慕道者猶往往而至至則翫然樂而忘歸從以爲之徒云嗟夫子也幼而勤行長而競時卒不能至豈不迂哉因夫斯人之問津也故記

淮陰侯廟記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忍恥胯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剋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津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曰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靜常齋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有無證無修卽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可聞聞爲真聞亦不可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髣髴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旣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屬南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

盎南海僊人謂心風爲盎盎常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盎以謂盡得我道盎既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某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羅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朝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某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子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筓畫字曰姜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姜夫納姜爲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姜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難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答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或能數數書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甚奇。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託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家宰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虛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皆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託。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